

閒話三大石窟

— 敦煌·雲岡·龍門 —

(一)

佛教雖自秦漢之世即已傳入中國，然教化盛弘，以迄家喻戶曉之境，實在兩晉南北朝時期。故建寺造塔等佛事，亦於其時大盛。就石窟為寺，本印度古法，國人效之，遂有各地石窟之開鑿。散見各地之石窟甚多，於中規模較大而聞名世界者，當推敦煌、雲岡及龍門三處。王昶金石萃編載：『造像立碑，始於北魏，迄於唐之中葉，大抵所造者釋迦、彌勒及觀音等像為多。此種造像，或刻山崖，或刻碑石，或造石窟，或造佛龕，或造浮屠；其初不過刻石，其後或飾以金塗彩繪；其模型之大小廣狹，製造之精粗不等。』日人松本三郎著支那佛教遺物稱：『佛教初入中國，僅有畫像。晉以後造像之風始盛。於是大同龍門石窟，遂成爲天下之奇觀。』

(二)

敦煌石窟位於甘肅敦煌縣（或作燉煌，古瓜州）西南。西域水道記載：『鳴沙山在敦煌縣城東南四十里。東麓有雷音寺，依山爲宇。山錯沙石，堅凝似鐵，高下鑿龕以千計。』敦煌錄載：『瓜州南有莫高窟，去州二十五里；中過石磧帶，坡至彼斗下谷中，其東即三危山，西即鳴沙山；中有自南流水，名曰岩泉。古寺僧舍絕多，亦有洪鐘。其谷南北兩頭，有天王堂及神祠，壁畫吐蕃贊普（按：贊普爲土蕃君長之稱。）部從。其山西壁，南北二里，並是鑿鑿高大沙窟，塑畫佛像。每窟動即費稅百萬，前後樓閣數層，有大像堂殿，其像長百六十尺；其小龕無數，悉有虛

欄通。

窟中壁畫，上部爲佛像，下部爲人畫像。清光緒間有道士掃除積沙，發現一複壁窟室，內藏經卷，碑板及繡品甚多，蓋西夏兵革時所存者也。後經歐人斯坦因（Mr. Aurel Stein）及伯希和（Paul Pelliot）先後盜運西去，陳列於倫敦巴黎等地，敦煌石室之名，因以大噪。

西域水道記載：『秦建元二年，有沙門樂傳，行至此山……造窟一龕。』此爲近人所得有關於敦煌石室開鑿年代之唯一記載。建元乃前秦苻堅之年號，其二年爲民國前一五四六年。

(三)

雲岡石窟在山西大同縣西三十里武周山（或作武州山，又稱武州塞，亦名靈岩。武州川流經其下。）雲岡村，乃開鑿雲岡堡一帶之斷崖而成。窟高約當岡高四分之一。自西向東，懸互一里有餘。共計中部大窟九，西部大窟五，小窟無算。大窟之中，有二層至五層，重疊如樓，廣約六七丈。小窟亦三四丈。各有大小佛像，大者高至五六丈，小者短至數寸。內有被毀佛頭九十一個，已爲人竊取售於外人。壁上又雕佛像、浮屠、幡幢、寶蓋等，建製雄碩，雕飾工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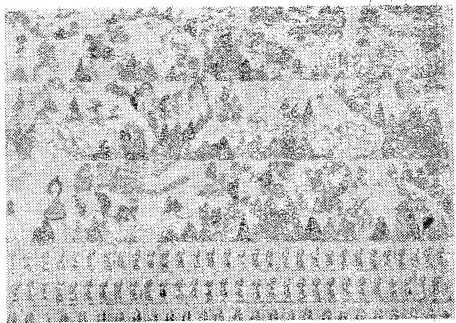
唐僧道宣廣弘明集有『北魏文帝准沙門曇曜之請，於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，鑄佛像各一』之記載，似與現存西部五大窟相符。魏書釋老志亦載：『沙門曇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鑿石壁開窟五所，鑄建佛像各一，高者七十尺，次六十尺，雕飾奇偉，冠於一世。』又窟中發現之造像銘，有『太和七年，邑師法宗與義信士女等五十四人，共爲國家而鑄造廟形像九十一軀及諸菩薩像』云云。水經注載：『武州川又東南流，水側有石祇洹舍，並諸窟室；又東轉經靈岩南，鑿石開山，因岩結構，真容巨壯，世法所稀，山堂水殿，煙寺相望。』清一統志引通志云：『石窟十寺，元魏建始，歷百年而工始完；內有元載所修石佛十二龕。』又引舊志云：『石窟十寺，壁立千仞，石窟千孔，佛像萬尊，山巖高處曰雲岡。』由上引各書所載，知其創自曇曜，後人繼成

之；唐時名靈岩寺（見廣弘明集註）。厥後其名不彰，其地亦難確指。至清季（公元一九〇三年）由日本伊東忠太在山西境內發現其實物，後復經法國美術家沙畹（Chavanne）研究解說，認爲對於東方文化、宗教及藝術上，有極重大之價值；雲岡石窟之確實開鑿年代，可由續高僧傳得之。據載：『釋曇曜，未詳何許人也。少出家，攝行堅貞，風聲聞約，以元魏和平年，任北臺昭元統，綏輯僧衆，妙得其心。住恆安石窟通樂寺，即魏帝之所造也。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州山谷北面石崖，就而鑄之，建立佛寺，名曰靈岩。』和平乃文成帝年號，民國前一四五二年也。

(四)

龍門，一名伊闕，在河南洛陽縣南。水經注載：『昔大禹疏以通水，兩山相對，望之如闕，伊水歷其間北流，故謂之伊闕。』造像位於伊水西岸石壁。魏書載：『景明初，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，準代京靈岩寺石窟，於洛南伊闕山，爲高祖，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，又永平中，中尹劉騰奏爲世宗復造石窟一，凡爲三所。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，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。』後人祈禱薦亡者，造作相仍，像多至數萬。復多刻字銘文，其書法最精者，有二十品，爲魏碑之一類，後世書家多臨摹之。

自洛陽沿伊水西岸南行約二十五里，即抵龍門，俗稱『雙峯對峙，一水中分。』爲洛郊名勝之。魏峽山壁間，滿佈大小石窟，窟內皆雕石爲佛像，形色各殊。更前行，有大窟三，俗稱頭洞、二洞、三洞，各雕有佛之坐像，高四五丈。出伊闕，得最大之一窟，內雕釋迦坐像，高八丈，爲龍門造像之最大者。其兩旁列四天王像，高六丈。壁間雕小像甚多，皆高丈餘。大佛像經數千年之風化雨蝕，兩手已殘，下部亦石質變鬆。四壁有方形小洞，蓋昔時大殿傾圮之跡歟。復前行，爲二十品碑洞。洛陽位處中原，交通便利，遊者甚衆。外人每以重金向鄉人購石佛頭，竊携出國。故龍門造像非僅受風霜雨雪之剝蝕，而人爲之破壞，實尤過之。景明爲魏宣武帝年號，其元年乃民國前一四



敦煌千佛洞壁畫關於「薩陞王子飼虎」的故事

—— 桔梗 ——

敦煌千佛洞
伯希和編第二
三號窟，壁畫繪
「薩陞王子飼虎」故事。（附壁畫照片）

敦煌石室藏

「八相成道變」殘卷，（藏北平圖書館）內載有慈力王餵五夜叉，歌利王割解肢體，尸毗王割股救鳩，月光王施頭求智，寶燈王割身救十方佛，薩陞王捨身飼虎等佛本生經故事，凡五百餘則，書為中唐人寫本，飼虎故事大意：「釋尊於過去世做王子的時候，有一天跟好幾個弟兄一同走過一座大山，路上忽然碰到一隻餓虎，已經病到不能覓食的程度，諸兄弟皆不顧而去，釋尊心大不忍，遂毅然獨自走近虎邊，要捨身給老虎，但這隻病虎，病得連開口的精力都沒有了，釋尊便思得一計，以竹枝刺身，使流出鮮血，將鮮血滴入虎口，虎涎血漸漸生起精神，後來就把釋尊吃了。」愚賢經薩陞王子飼虎緣品亦載有飼虎故事，略云：「過去有一個國王，名叫大車，他有三個兒子，幼子名叫摩柯薩陞，有一次他行經山林中，見一隻大虎，生有七隻小虎，逼于飢渴，將臨死境，不由大悲心生起，欲捨此污穢之身，直趨山林，至虎處脫衣而臥，虎不敢食，王子復又攀至高崖跳下，又為神護持，沒有傷害，最後乃以甘竹刺頸出血，餓虎見血，遂涎血食肉盡，王子即今之釋迦牟尼。」兩說大同小異，圖分三段，下段繪太子跳崖，中段繪餓虎，上段繪成佛，全部情節清晰，結構細密，着色深沉，筆致亦深勁有力，向覺明西征小記，證此為北魏之作。

敦煌千佛洞，古名「莫高窟」，根據千佛洞

石室藏經的記載，窟始建於東晉穆帝永和八年，即公元三五三年，迄今已有一千六百年的歷史，較之知名的大同雲岡，洛陽伊闕，歷史尤為悠久，千佛洞確有石窟數，已無可考，據千佛洞曹延棟千相塔記載：「計窟室一千餘窟」，但經過千餘年來，自然及人力的摧殘破壞，迄今只剩下六百餘窟，民國三十二年，在千佛洞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，經清理整頓，計得有壁畫塑像之洞窟，共四百二十七個，其中兩魏者二十，隋八十八，唐一百七十七，宋一百零二，元七，清二，全窟自南至北，共長一千六百二十二公尺，除塑像二千餘尊外，全部壁畫面積，如以平均高五尺計算，計可得兩萬五千餘公尺，約合二十五公里之多，歷史之悠久，規模之宏偉，于世界文化之貢獻，誠足使驚心而動魄！

寶貴資料。

一二年，即龍門造像創建時也。
(五)
敦煌石室鑿建於民國前一五四六年，雲岡石窟鑿於民國前一四五二年，龍門造像創始於民國前九十四年，雲岡又早於龍門四十年。此三大石窟作品之風格，頗多相似，而龍門則仿造雲岡，已可無疑。至雲岡是否仿造敦煌，則乏確據。惟魏書載：「涼州自張軌後，世信佛教，多有塔寺。太延（按：北魏太武帝年號，民國內前四七七年）中，涼州平，徙其國人於京邑，沙門佛事皆俱東，象教彌增矣。」又唐道宣牧捷之亡，涼州人被徙者三萬餘家。又唐道宣集神州感通錄載：「涼州石崖鑿瑞像者，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（民國前一五一五年），據有涼土，二十餘載。隴西五涼，斯最久盛。專崇福業，以城市塔修非固，古來帝宮，終逢煨燼，若依立之，效尤斯及；又用金銀被毀盜；乃願眇山宇，可以終天。於州百里，連崖鑿窟，乃不測。有禮敬者，驚駭心目。」涼州石窟之鑿建，後於敦煌而先於雲岡。涼州徙民，又在石窟寺又出自涼人之技藝，實大有可觀。故直可謂三大石窟同源流也。

此等石窟，莫非先民精誠血汗之結晶；而後人非惟未能善加保護，且多失其所在，致外人研究而確指之，深義，能無愧慚。然此中亦正蘊藏一小規模之窟室，各地甚多，咸代表昔時佛教文化之一斑。今日應如何對現存者加以保護，對失佚者加以探究，尚待吾人之努力。即以涼州石窟寺，倘能探獲而研究之，其價值或不下於敦煌石窟。

近年來外人紛紛對吾國文物聖跡，破壞盜取，亦應妥為防護之。然亦正因其愛好，而盡備正法淨種於外邦人士之八識田中，焉知非大教普被之先聲哉。

當南北朝之世，北方重信而南方重慧，故象京東北之攝山，（俗名棲霞山），乃齊梁所造。據鄭鶴聲，向達作攝山石刻小記稱，佛龕凡二百九十四間，佛像凡五百一十五。（見東方雜誌二十三年八期）